

20年间,芦军形容自己“满眼都是门”。为了寻找和拍摄门,他先后走过了近70个市及区县,拍摄了3000余幅照片,并为每张照片作了详细的注解。

影像中国门

■本报记者 张文静

门,是人们生活中最日常的事物。每家每户都有门,但门又各有不同。有钟鸣鼎食的豪门,也有清苦困顿的寒门。各式的门展现着各地不同的风俗,也常常承载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。

摄影人芦军就深深痴迷于这一扇扇中国门中。20年来,他走遍全国各地,把各式各样的门用影像语言展现出来。透过这些照片,人们不仅能看到中国门的多样性,更能窥见门背后的世间百态,芸芸众生。

与门一见钟情

芦军与门结缘,还要从20年前开始说起。1998年春天,芦军赴成都出差,其间去了一趟上里古镇。这一去让芦军觉得不得了。古镇上,古朴的建筑高低错落,风格各异,石板铺街,木屋为舍。以“井”字布局的街市,取“井中有水”、防止火灾之意。游走其中,宛如身处一幅古老的画卷之中。古朴的小镇、沧桑的市井、斑驳的光影、小桥流水人家……对于喜欢摄影的芦军来说,上里古镇满足了他所有的想象,他心里的兴奋感无以言表。

那时,芦军接触摄影已有近10年了。1990年,芦军开始从事对外宣传工作,摄影成了工作需要,他先后在各大报刊发表了大批科研新闻照片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摄影成了芦军一生离不开的爱好,即使后来转而从事管理工作,他也从未放下过相机。

及至到达上里古镇的时候,芦军已经开始对摄影有了更深入思考。“对于一个自由摄影师来说,拍摄到了一定的时候,就应该对摄影及其过程进行思考了。对当时那个阶段的我来说,摄影本身已经不重要了,或者说,此时的你已经具备了摄影的一些基本条件,包括物质的、技术的条件,那么还要去拍摄什么,就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了。”芦军说。而这次古镇之行,无疑为他的摄影之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

“咔嚓!咔嚓!”芦军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,唯有拿起手中的相机拼命地捕捉眼前的一切。在上里古镇的那一天,芦军用尽了10个柯达胶卷,让他至今回忆起来都有点不敢相信,“简直是奢侈无比”。

从上里古镇回来后,芦军紧接着参加了一次影展,他拍摄的题为《古朴》的一组古镇片入选并获奖,其中关于“门”的影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芦军开始了“中国门”系列的专题摄影,这一拍就是20年。



“一门一世界”

20年间,芦军形容自己“满眼都是门”。为了寻找和拍摄门,他先后走过了近70个市及区县,拍摄了3000余幅照片,并为每张照片作了详细的注解。

拍摄的过程,让芦军领略到中国门文化的丰富多彩,意蕴深厚。“以长江为界,冷暖不同。江南的门,大气中精美有加,其门饰雕精雕细琢,狮虎为环,透着富足与几分柔美。以黄河为界,贫富为分。北方的门,雄厚中霸气外露,其门饰多以关公大刀为符,拒妖魔鬼怪于千里之外。就拿山西的门来说,贫穷富贵,见门便知。”芦军感叹道。

多年的拍摄,也让芦军开始思索门的文化含义。“自人类之始,门即其‘人必由之,出必由之’的属性而存在。”在芦军看来,对于中国人来说,门更是最神秘的精神和物质的存在。“从古至今,门承载着人类的悲欢离合、历史的

沧桑风雨,由此演绎出了一幕幕耐人寻味的人间传奇,散发出绚丽夺目的文化。”

《诗经·陈风》描述门称“衡门之下,可以栖迟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对门的描述则更为通俗,“谁能出不由户”。“这是我们的先祖最早的关于门的表述,很简单,却包含着极其丰富而厚重的人文内涵。”芦军说。

何为门?在芦军看来,“门者,双扇为门,单扇为户,上横为额,左右为颊。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‘天人合一’的哲学理念。自古以来,民以食为天,居以门为安,是人类最朴素的生存道理。有门之始,便有了上至帝王九九八十一门钉之豪,下至黎民百姓三三见九的安乐之盼;有门之始,便有了午门下马的尊严;有门之始,便有了龙门鱼跃、求求求任的道理;有门之始,便有了通人佛门以求清静虔诚;有门之始,便有了朱门红墙、光耀门楣、门庭若市、芝麻开门、旁门左道、扫地出门、满门抄斩、开门大吉的古今故事……”

在芦军看来,门寄予了人类丰富的想象与期盼,门也是古今风俗的窗口,历史兴衰的镜子。“一门一人生,一门一世界。”

门在消失,也在发展

就这样,带着对门的钟情与思索,芦军一直行走在寻找和拍摄门的路上。在这期间,他的“中国门”系列摄影也不断得到业界的赞赏和支持。

2016年,他的“中国门”系列摄影作品入选了雪花古建筑摄影大赛,并获得青甘赛区一等奖。在芦军看来,这很难得。“能够入选并获奖,我觉得可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。一是不忘初衷,持之以恒。‘中国门’这个专题从立项到形成影像,我用了近20年的时间,终于集成了一个系列。二是文化美与形式美的统一。门,在中国人的内心是‘出入必由之’的存在,是‘物质的和人文的’表达,因此,东西南北中对门的表述各不相同,大家通过影像可以看到人文美与形式美的统一。”芦军说。此后,“中国门”系列摄影作品又相继入选了“首届丝绸之路影像展”,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
20多年前开始对摄影感兴趣,是缘于工作的关系,而如今,真正让芦军对摄影“拿得起,放不下”的是因为它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,使自己感到快乐。

“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,是人文的关怀。摄影人的视觉是其修养和学识的集中体现,关于对自然的、道德的、人文的、人品的敬畏。”在芦军看来,摄影是很辛苦的大脑活动,“虽然很辛苦,但仍愿把美好献给你”,是他摄影的初心,而“我摄影,我快乐”则是摄影的魅力所在。

对中国门的拍摄实践了芦军的摄影理念。自从20年前与门结缘,芦军的视线就再也离不开这个主题了。他说,拍摄门这件事,自己会一直做下去。

“一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,古老的门文化遗产与我们渐行渐远了,昨天拍过的,今天或许就不存在了;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,门文化也呈现出了更多别样的风格,也许这就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吧!”芦军告诉记者,关于门的主题,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,计划用10年的时间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这个主题的摄影作品编辑成册,保留下来,供人参考。“我努力,也期待有此想法的同道一起努力!”

(芦军,中科院摄影协会会员,就职于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)

声音

“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类型文学可能就是科幻,它至少在传播科学。”

——13年前,顶着《尘埃落定》的盛名,作家阿来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空山》,近期,《空山》再版,更名为《机村史诗》。谈及中国的科幻、魔幻文学,阿来直言,“你看现在的中国文学,哪几个是科幻?其实都是魔幻。科幻我是赞成的,但我们没有科学的层面在,随便有个神话传说就编个魔幻故事出来。科幻小说多难,想象的内容要符合科学,作者写作之前也要懂科学。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回避难度,写作和阅读的人都在回避。早期写科幻的人,都想去阿西莫夫,后来发现太难学,但是魔幻小说好学,去学学香港写魔幻的作者就可以。”同时,他认为很多文学有局限,“就像我们写乡土故事,也容易局限在国家和民族层面,但是只有科幻文学是站在地球人角度来面对世界,我们去探索太空,是代表了整个人类,不是哪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”。

“《清明上河图3.0》展演突破重重难关,挖掘文物的内涵,连接历史与现实,构筑出真人与虚拟交互、人在画中的沉浸体验。”

——故宫博物院日前推出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《清明上河图3.0》,以多种高科技互动手段,打造真人虚拟交互、人在画中的奇妙效果,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此如是介绍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故宫珍藏的国宝,是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中国古代画作。故宫首展后,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采,故宫联手凤凰卫视,创造性地将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通过多媒体互动的艺术方式进行展演。观众不仅可以通过高清动态的长卷世界研究舟船楼宇的精妙结构,感受北宋汴京的先进与发达,在孙羊店沉浸剧场中看窗外流动的街市风物,还能在4D动感的虹桥球幕影院“坐”上宋代的飞船,亲历汴河的繁忙与两岸的秀丽。这些因年代久远而难以直观感知的历史信息与艺术精华,将在展演中变得“触手可及”。

“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,其实,人的思维、人的道德上的思维已经无法和科技的发展速度相匹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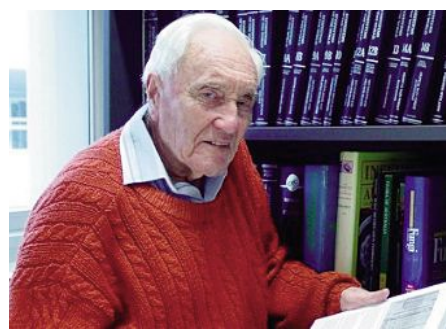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在美国知名畅销小说家丹·布朗的小说里,永远少不了宗教、历史、艺术、符号与高科技,去年出版的《本源》(Origin)亦是如此,这是其所著的本源五本有关罗伯特·兰登教授的历险故事。近日,他为宣传《本源》简体中文版来到上海,开启他的首次中国大陆之旅。在《本源》里,丹·布朗描述了一种未来,即人类会与高科技融合,成为全新的物种。在丹·布朗看来,未来与科技融合的新人类,获取知识会变得更容易,但如果没有道德、伦理来充实头脑,那才有可能面临危机。“人工智能在将来,到底会拯救人类还是摧毁人类这个问题我不知道,但是至少会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,让自己在道德上、价值观上跟得上时代的发展。”

“我们需要忠实于已经铺垫下来的东西,那些在漫威宇宙中已经发生了的事情,是我们前进的出发点。”

——《复仇者联盟3:无限战争》导演安东尼·罗素如是谈及该片的创作。目前,这部电影在北美地区突破了5亿美元,是北美票房史上突破5亿美元速度第二快的影片。自5月1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后,3天11个小时票房就突破了13亿,六天票房突破15亿,这也让该片成为国内票房最高的漫威电影。烂番茄指数影评人给出新鲜度84%,豆瓣评分高达8.5分。《复仇者联盟3:无限战争》讲述了复仇者联盟和他们的超级英雄盟友牺牲一切,阻止灭霸毁灭一半宇宙的故事。

“够了,我太老了。”

——5月9日,澳大利亚104岁科学家大卫·古德尔(David Goodall)在瑞士巴塞尔的一间旅馆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。他身穿一件印有“衰老不体面”字样的套头衫,宣布将于次日在当地的一家诊所接受安乐死。古德尔1914年出生于伦敦,1948年来到澳大利亚,进入墨尔本大学担任讲师。获得过澳大利亚荣誉勋章,有3个博士学位,是最早研究温室效应的学者。其实,古德尔的超高龄生活看上去并不那么糟糕,102岁时还可以在杂志上编辑论文,2015年仍旧能够独自乘火车穿越1800公里进行野外旅行。但古德尔在上月104岁生日时却感慨表示:“我非常遗憾活到这把岁数。我不快乐,我想死。”(周天整理)



大卫·古德尔

西洋镜

新款芭比娃娃更像真人

芭比娃娃是风靡世界的玩具。她们无一例外有着真人无法比拟的纤细身材和修长双腿,也正是因此她们的体态与真人有着显著不同,芭比娃娃一直受到诟病。

近年来,针对社会上对于芭比娃娃种族、职业单一等问题的批评,芭比娃娃的制造商 Mattel 公司已经作出了一些改变,比如增加芭比娃娃的职业种类,使其拥有了180多种不同的职业,包括足球教练、手语老师、伞兵、外交官、总统、宇航员等,同时也为芭比娃娃增加了更多种类的肤色和头发纹理,现在顾客可以从7种肤色、22种眼睛颜色和24种发式中进行挑选,组合成一款芭比娃娃。去年, Mattel 公司还改变了芭比娃娃穿高跟鞋的一贯形象,推出了穿平底鞋的芭比娃娃。

如今,针对大家对芭比娃娃体态提出的批评, Mattel 公司也作出了调整,引入了三款体态略有不同的新款芭比娃娃。这些芭比娃娃不在实体店出售,而是在芭比娃娃官网上进行线上销售,每个娃娃售价为9.99美元(约合人民币64元)。同时,又高又瘦的老款芭比娃娃也会继续销售。

“新款芭比娃娃中,一款比老款要高一些,一款要矮一些,另一款则更加丰满一些。” Mattel 公司的设计副总裁 Kim Culmone 在公司官网的一个视频中说道。在其官网发布的一份声明中, Mattel 公司表示,此举是希望芭比娃娃看起来更像真人,以此让“来自任何地方的女孩子们,都能拥有无限可能,激发她们的想象力,激励她们书写自己的故事”。

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,虽然芭比娃娃是全世界很多女孩的梦想之物,但其销量却自2012年起一直在下滑,数十年来也一直遭受社会人士的批评。对于 Mattel 公司此次推出的新款芭比娃娃,很多人表示这是其向着正确道路迈出的一步,也有人表示 Mattel 公司走得还不够远。(艾林整理)



中国古动物馆“走进”百家学校

■本报记者 胡珉琦

中国是古生物化石发现的大国,也是古生物研究大国。为了普及中国本土古生物化石的知识,让更多学生了解中国科学家在地质古生物学方面作出的世界级贡献,同时建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(以下简称古脊椎所)和中国古动物馆(以下简称古动物馆)的“古生物人才基地”,国际博物馆日当天,古脊椎所、古动物馆正式启动了“走进百家学校”活动。

在此次活动中,来自北京、新疆8所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代表参与了研讨。而在这些学校中,北京市第十中学(以下简称十中)是比较特殊的一个。

从2012年起,古生物学开始融入到北京十中生命教育体系的“生命课堂”学科课程和“生命脚印”实践活动中。十中副校长宋振中认为,生命教育的起点是认知生命,而古生物学讲述的就是生命起源和演化的故事,因此,他们选择和古动物馆展开长期深度的合作。

合作的最初形式,就是依托博物馆自身的科普活动,带领学生进馆参观学习。此后,古脊椎所吴新智院士、郭建勋、蒋顺兴等科研人员纷纷走进十中,给学生们带去古生物学领域的专题讲座。

去年,选自古动物馆的8件藏品第一次在十中校园的露天操场进行展出。除了十中的师生,周边的小学,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,都参与了这么一个特别的展览。

不仅如此,从2013年开始,利用寒暑假时间,古动物馆的研究人员带着十中的学生们去北京郊区、湘西、云南等地为挖掘三叶虫、恐龙等远古生物化石。

“当孩子们戴上护目镜、毛线手套,手握科学锤,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强烈的激发。他们丝毫没有因为荒野工作的枯燥、艰苦退缩。”宋振中介绍,五年来,参与该活动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次,规模居于全国之首。

让宋振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,有学生家长为了保存、展示孩子在野外挖掘的化石,特地在家中制作了一面化石背景墙。受此启发,十中在古动物馆的帮助下,在教学楼中新建了一条化石长廊,将学生挖到的化石陈列展出。未来,他们还将打造学校的小小化石博物馆。

古动物馆馆长王原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,过去,古动物馆与学校进行的大多数科普活动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日、科技周等特定日期。除北京十中以外,并没有形成系统的、可持

续的合作模式。“走进百家学校”活动正是希望形成稳固的合作机制,制定系统的科普内容,惠及更多的学校。

据王原介绍,未来古生物学在合作学校的科普活动,计划包括古生物专家大课堂入校系列讲座;与学校共同开发、讲授古生物系列科学课程,比如“从鱼到鸟”的演化之旅,飞上蓝天的恐龙等;利用古动物馆现有的达尔文实验站,开展动手实践课程,比如化石修复、古生物复原绘画和雕塑、3D打印复原古生物、古生物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创新、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等;还可以建设古生物微小博物馆,组织古生物知识竞赛和古生物创意创作大赛等等。

此外,古脊椎所和古动物馆会为“古生物人才基地”开展野外古生物考察提供支撑;开展学校古生物课程教师培养计划;协助支持学校申请特色学校,打造一批古生物领域的基础教育示范校。

在采访中,宋振中也表示,希望“走进百家学校”活动能根据不同学校的需求,分阶段分层次地进行由浅入深的合作,从提供具有普适性的、基础科学的知识,到培养学生群体科学的思维和方法,发掘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。

人工智能时代的隐忧:“舒服至死”

■本报记者 计红梅

集主要源自白人,而黑人很少。

实际上,论坛当天的主题“人工智能及社会角色”是沈向洋与微软总裁及首席法官官施博德共同主持撰写,已在美国出版的《未来计算:人工智能及社会角色》一书的副标题。虽然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微软目前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,但沈向洋坦言,AI近年来的迅猛发展,确实带来了一些困惑,例如偏见、透明和责任等等,我们需要对它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作深入的思考,并及时作好应对的准备。

而在《未来计算》这本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书中,沈向洋和他的同事分别从人工智能的未来,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则、政策和法律,以及人工智能与职业和工作的未来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,并分享了微软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,以及如何让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福祉等问题的思考。

今年2月,《纽约时报》英文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,指出如今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(AI)应用人脸识别,针对不同种族的准确率差异巨大。其中,针对黑人女性的错误率高达21%~35%,而针对白人男性的错误率则低于1%。

文章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员 Joy Buolamwini 来自微软的科学家 Timnit Gebru 合作的一篇研究论文《性别图谱:商用性别分类技术中的种族准确率差异》中的数据,而其来源是微软、IBM 和“视”三家公司的脸识别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。

“人工智能系统确实可能存在偏见。”5月21日,在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举行的“人工智能及社会角色”主题论坛上,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、微软人工智能及微软研究事业部负责人、美国工程院院士沈向洋对此回应道。他表示,导致偏见的的原因是系统使用的训练数据

总结公众目前对人工智能兴起的态度,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北京大学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/研究中心副主任江溯将之归纳为两种观点,一种是“热情拥抱论”,另一种是“AI威胁论”。对此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,如今人类把体力和智能都已经外包了,还只剩下智慧。如果把智慧也外包出去,那么未来人类就很容易受摆布,因此应当保留独特性。特别是一旦可以媲美,甚至超越人类智慧的强人工智能出现的话,如果人类没有保留自身的独特性,就很容易滑入深渊,“舒服至死”。

谈及 AI 发展可能会对当下社会带来怎样严重的现实问题,北京大学计算机系主任黄铁军表示,“对此并不担心”,他认为, AI 是人类与未来对接的唯一手段。其脱胎于人类,与人类存在连续性,“如果人类要向演化,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是‘早晚的事’”。